总体性与外在性*

——《资本论》辩证法的晚期谢林式阐释

冯　波

[摘　要]　晚期谢林哲学中总体性与外在性、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马克思《资本论》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超越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马克思承认他是黑格尔的学生，这是在认同晚期谢林否定哲学的意义上说的。否定哲学研究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或总体。价值形态的辩证叙述就是《资本论》的否定哲学。马克思推进了晚期谢林的外在性思想并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建立了关于现实的开放、自由的体系。在晚期谢林哲学与马克思《资本论》那里，总体性与外在性是同等重要的范畴，不能像新辩证法学派和杜塞尔那样将它们相互割裂。

[关 键 词]　《资本论》　晚期谢林　辩证法　总体性　外在性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24.01.008

无论是伯特尔·奥尔曼的“内在联系的辩证法”，还是克里斯多夫·阿瑟的“体系辩证法”，新辩证法学派都十分强调黑格尔总体性概念对于理解马克思《资本论》辩证法的重要意义。但恩里克·杜塞尔认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范畴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总体性”(totality)，而是晚期谢林式的“外在性”(exteriority)。杜塞尔说，“马克思是晚期谢林的继承人”，甚至认为，“马克思借用谢林完成了对黑格尔的颠倒”。①新辩证法学派过分强调《资本论》辩证法与黑格尔总体性概念的联系，以致相对忽视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变革与超越。而马克思恰恰是通过对晚期谢林“外在性”概念的有意或无意的借鉴才得以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

实际上，不管是对于晚期谢林还是对于马克思来讲，总体性与外在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它们对于现实的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是非常重要的层面。要从总体性与外在性，或者晚期谢林的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关系出发来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

一、《资本论》中的总体性或否定哲学

关于《资本论》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密切关联，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马克思所言，“我公开承认我是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拓展性研究”[项目编号:19ZDA019]的阶段性成果。

① Enrique Dussel, *Towards an Unknown Marx: A Commentary on the Manuscripts of 1861 – 63*, Fred Moseley ed., Routledge 2001, p. 190, p. xxvii.

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①。但实际上，马克思是在晚期谢林“否定哲学”的层面上承认他是黑格尔的学生的。在晚期谢林看来，在否定哲学层面上，他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除了区分了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这一点，黑格尔跟我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②。

那么，什么是“否定哲学”？首先，否定哲学是关于事物本质的哲学，使事物自身处于概念之中；在清除实存的意义上，它被称为“否定”的哲学。

晚期谢林认为，否定哲学要回答的问题是“存在者是什么”，它是对“是其所是”的追问，“它为我提供了对事物之本质的洞见”。③ 本质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根本理由或内在支撑，本质支撑着存在自身的同一性及其与他者之间的区别。对存在的本质的理解需要概念，“概念就是存在和本质的真理”④，概念将诸存在的本质的区别提升为精神的自我区别，从而重建存在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同一性。因此，科学就是在概念中把握的本质，它使各种存在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关联的总体性。所谓总体性，首先是概念的体系。概念自我展开自身，从而形成一个体系，而概念总体同时也是事物本质的总体，从而形成科学。

同样地，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⑤在黑格尔那里，本质是经过中介的存在，与存在的直接性相比，本质总是与非本质的东西相互对立、相互映现。本质向外显现自身而成为现象，从而使本质获得了实存，“当本质显现出来，就是一个实在的映象”⑥。现象是本质在他者中的反映，或者说把他者当作根据；现象在自身之内的映现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把根据重新设定在自身之中。

正如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循环（G—W…P…W′—G′）的讨论中，资本在商品、货币中反映自身，显现为商品、货币，“作为货币资本，资本处在能够执行货币职能的状态中”⑦，在 G—W 的转化过程中，货币资本执行的不是资本的职能即价值增殖，而是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职能“资本在商品形式上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⑧，在 W′—G′的转化过程中，W′是作为商品而非资本被卖掉。因此，商品、货币是资本的现象；反过来说，如果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就自身反映自身即撇开其显现形式即商品、货币，就其本身的规定而言，它们其实是资本，而不是商品、货币。可见，现象与本质之间不是相互隔离、彼此独立的东西，“本质不是位于现象的后面或彼岸”⑨。现象与本质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即现象作为独立于本质的东西掩盖在独立于现象的本质之上；现象与本质是同一个东西，就像在资本循环中，商品、货币就是资本，因此，资本循环中商品、货币的关系是资本的自我关系。

现象既是本质的敞开，又是对本质的遮蔽，本质并非现象直接所是的东西。托马斯·索维尔说“‘内在的本质’与‘外在的表象’之间的区分一直环绕着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表象’并非纯然是毫无基础的‘幻象’。它是十分真实的，虽然并不完全，因此易流于误导。”⑩科学或概念体系对存在者本质的把握离不开现象对本质的显现，马克思不会抛开现象去理解本质，而是通过对现象的考察重新找到现象的根据或本质。

本质与实存相对，实存是事物的“实情”，是“一种从根据里显露出来的东西”⑪。实存是出于自身本质但处于偶然的、特殊的状态中的东西。而为了在概念或思维中把握本质，就必须否定、清除掉实存及其对实存的经验。也就是说，否定是对实存、对经验的东西的否定。“它首先唤起清除、排除（因为科学所做的就是清除直接内容中纯然的偶然之物）……”⑫实存是经验性的，具有历史性、情境性和偶然性。理性科学强求理解的一致性，需要不断地将实存的偶然性质清除殆尽，以此重建自身的同一性。晚期谢林说“人们把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2 页。
② 〔德〕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王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8 页。
③ 同上书，第 102 页。
④ 〔德〕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I 逻辑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6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第 925 页。
⑥ 〔德〕黑格尔《逻辑学 II》，先刚译，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18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第 35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第 46 页。
⑨ 〔德〕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I 逻辑学》，第 222 页。
⑩ 〔美〕索维尔《马克思学说导论：哲学与经济学》，蔡伸章译，巨流图书公司 1993 年版第 63 页。
⑪ 〔德〕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I 逻辑学》，第 214—215 页。
⑫ 〔德〕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 114 页。

说明为自行退回到纯粹的、这里同时意味着必然的思想中的科学，这大抵可以是对否定哲学的一个定义。”①否定哲学是纯粹的、思想中的科学。所谓纯粹，就是不涉及经验。

在马克思看来，研究方法必须使感性的、经验的事物经过一个“蒸馏”或“蒸发”的抽象过程，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思维的第一条道路”是一条不断否定的道路，将感性具体的、偶然经验到的实存不断地清除掉，从而获得对事物的本质规定性的把握。尽管与马克思相反，谢林、黑格尔极力否认观念的经验性来源，强调观念的先天性，但在强调科学要否定或清除经验中的实存的特殊性、偶然性方面，他们与马克思是一致的。

另外，否定哲学反映的是主体的内在翻转过程；或者说，在概念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而展开自身的意义上，它被称为“否定”的哲学。

谢林说“主体把自己朝着无限的存在向内翻转，成为对它而言的主体，就此而言，它是不及物的可能。”②“向内翻转”就是理性科学中概念的自我展开过程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黑格尔说：“以理念或绝对者为对象的科学在本质上是一个体系，因为真相作为具体的东西，仅仅在自身之内展开自身，并且在自身之内联结和聚合为一个统一体，亦即作为总体性存在着。”③科学是一个具体的总体，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就表现为，科学体系的任何环节都是精神的自我展开过程的结果。因此，看似是各种特殊环节之间的外在差异，但实质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关联。

马克思说“由于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还要科学做什么呢？”④内在联系与直接显现相对，直接显现是现象，内在联系是本质。所谓内在联系，就是事物或概念之间固有的、自主的联系。“固有”，意味着这种联系是本身就有的，不是外在拼接出来的；“自主”，意味着这种联系是主体在生命活动或行动中建立起来的自我关联。

“内在翻转”或“内在关联”预设了一个单义的主体，体系的诸环节都是在它唯一的、相同的意义上述说的内在样态，所有个体化的差异都是一种自我差别。在谢林、黑格尔那里，单义的主体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这里是价值或资本。否定哲学考察的就是，这个单义的主体通过自我展开而形成的诸环节或形态是如何形成一个具体的体系的。在黑格尔那里，逻辑学、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所构成的体系，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自我异化以及自我复归的过程。自然是理念的外化，但并不因此就是理念的他者。自然与理念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精神不同形态之间的差异；自然与理念如果截然对立、毫无关联，那么精神就不可能从自然重新回归到理念。

在《资本论》中，各种经济范畴的总体性或内在联系是由价值形态变换而建构起来的。价值形态从商品到货币，又从货币过渡到资本，完成了自身的变化过程，从而形成了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总体性。正如伯特尔·奥尔曼所言，“形态变化是一个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的有机运动……价值——通过异化劳动而产生并进入市场——被变成了商品、货币、资本、工资、利润、地租和利息”⑤。商品、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内在联系或总体性，是因为它们都是价值在自行运动过程中的、特殊的形态，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价值的自我差异。价值在商品形态与货币形态中始终摆脱不了物质外壳或自然属性的制约，而资本可以在商品形态、货币形态之间任意切换，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价值不会随着物质外壳的消费、磨损而消失，反而使价值彻底摆脱了物质外壳的限制，成为一个自我增殖的主体。“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时又在这种变换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⑥从商品、货币到资本的过程是价值自我展开的过程。

否定哲学由于预设了事物具体形态背后的单义主体，因此摆脱了事物具体形态的束缚而使理性获得自由；但它也因此并不直接涉及具体实存的现实事物，所以否定哲学是“不及物的”。在黑格尔看来，概念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僵死的

① 〔德〕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 144 页。
② 同上书，第 26 页。
③ 〔德〕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I 逻辑学》，第 4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266 页。
⑤ 〔美〕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4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80 页。

思维形式，而是一个具体的、有生命的发展过程。但这并不是说概念是一种“感性具体的东西”，而是说它是各种丰富的规定性的统一或总体，“概念是绝对具体的东西，因为它在自身之内包含着存在和本质，进而在观念统一体里包含着这两个层面的全部丰富内容”①。马克思也说，“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②。科学就是要将一个个抽象概念通过一种内在联系而形成一个具体的总体性，这是谢林、黑格尔与马克思共同认可的理论路径。

二、《资本论》中的外在性或肯定哲学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理念外化为自然，这是理念的自我否定；精神从自然中又复归于理念，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但“否定之否定”并未达到真正的肯定。因为这里的自然并非现实的自然，而是自然的概念，即已经经过理性抽象的、否定的自然。正如晚期谢林所言，在黑格尔哲学中，“向着自然哲学的过渡诚然只是一件虚构的事情，因此自然界也只是存在于单纯的可能性里面”③。理性中的自然、物性只是一种可能性或潜能阶次，真正的自然、物性始终处于理性之外。黑格尔从理念到自然的“外放”只是一个思想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现实的运动，“黑格尔这种空洞的反思哲学只是把世界尚未加以解决地就放在了外面，它只是围绕着自身在思考”④。黑格尔始终思考的是概念自身，它只是在思维之中外化为自然。

与晚期谢林相似，马克思批评黑格尔从逻辑学到自然哲学过渡时说，“物性因此对自我意识来说决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的东西，而只是纯粹的创造物，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⑤。黑格尔所说的概念的具体并非感性的具体，概念的具体始终是“不及物的”。黑格尔的“具体”是否定哲学层面上的具体，根本达不到真正的具体。否定哲学无法达到真正的现实与真正的具体，因此，需要肯定哲学（或“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补充；这是晚期谢林与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方面。

什么是肯定哲学？首先，肯定哲学考察的是事物存在的实情或“如此存在”。实情溢出本质，“如此存在”超出了“是其所是”，“事物存在的实情，并不为我提供纯然的概念，而是某种超出了纯然概念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实存”。⑥ 实存是感性具体的，具有超出本质规定性的更多的规定性，始终外在于本质与概念，因此，是“不可预思之在”。经历了抽象或否定过程的本质，是推不出具体实存来的。实存的规定要比本质丰富得多，本质与实存之间存在着剩余或鸿沟。

谢林认为，黑格尔对哲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哲学应当退回到纯粹思维之内，以及哲学的唯一的直接对象乃是纯粹概念”⑦。否定哲学仅仅停留在纯粹思维之内，其结果就是，根本达不到思维之外的真正现实。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⑧。黑格尔极力想要把握现实，但却把现实限制在理性之内；被理性抽象或阉割的现实已经成为一个关于现实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

与否定哲学对总体性的强调相对，肯定哲学注重的是外在性。外在性强调的是在概念体系之外实存着的、内在联系无法完全吸纳的剩余或鸿沟。“肯定哲学从外在于一切思想的东西出发……只从绝对地处在思想之外的存在出发。”⑨肯定哲学肯定的就是思想之外的实存。然而否定哲学却将自己限制在思想范围之内，无法绽脱出去；总体性或否定哲学是不出离自身的、弃绝一切实存的“自在存在着的精神”，是仅仅在自身之内有根据的精神，“精神直接地或者首先是自在的，亦即不出离自己，不作为自己的客体而存在的精神”⑩。正是因为否定哲学只是一种“内在翻转”的过程，因此，在它之中的精神是一种“非对象性之物”，是“不及物的”。

与否定哲学相对，肯定哲学则是出离自身、绽

① 德 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Ⅰ逻辑学》，第 266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30 卷第 42 页。
③ 德 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89 页。
④ 德 舒尔茨《德国观念论的终结——谢林晚期哲学研究》，韩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09 页。
⑥ 德 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 102 页。
⑦ 德 谢林《近代哲学史》，第 151 页。
⑧ 德 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Ⅰ逻辑学》，第 32 页。
⑨ 德 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 180—181 页。
⑩ 德 谢林《启示哲学》上卷，王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85 页。

脱出去、向外翻转的“自为存在着的精神”，“独立自为的精神毋宁是在自己之外、以出离自己的方式而存在着的精神”①。所谓理性的绽出，就是本质为实存让出其在先的位置：在否定哲学中，本质先于实存；而在肯定哲学中，实存先于本质。肯定哲学中的精神朝向思想之外去把握实存，实存就是它的对象物，因此，它是对象性的、及物的。谢林说，实存的实情“只能由经验来表明”②。理性或概念只能认识本质，事物特殊的、偶然的规定性需要具体的感性经验获悉。

黑格尔哲学的问题是将否定哲学“自我膨胀”或僭越为肯定哲学，“黑格尔所阐述的那种哲学是被驱到其界限之上的否定哲学。它并不把肯定性的东西排斥在外，而是自以为已经使它臣服在自身之中”③。黑格尔不甘心停留在否定哲学之内，反而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包含了对思维之外的现实的认识。但黑格尔没有意识到的是，概念的具体始终是以思维的抽象过程，即剥离掉实存的非本质性规定为前提的。黑格尔哲学主张“概念就是一切，不容许概念之外有任何东西”④。既然概念就是一切，那么概念之外就只有虚无。“向内翻转”或“内在联系”始终无法出离自身、绽脱出去把握理性体系之外的东西，因为它根本就不承认理性体系之外的东西有存在的合法性。

在晚期谢林看来，黑格尔哲学这种自认为是肯定哲学的否定哲学，必然将纯然逻辑进程混淆为现实生成活动。谢林说“理性科学对现实存在的内容进行着推导，也就是说，有经验从旁协助。”⑤概念的自我展开过程或内在联系，实际上都是在外在经验的协助下才会产生的。否则一个单凭自身就能自我展开、自行运动的概念是一种神秘的鬼魅。概念的自我运动必然有一个外在的动力，那就是现实本身的运动。现实先于概念，这是晚期谢林“方法的唯物主义”⑥的重要体现。

否定哲学将外在的经验现实对概念发展的推动作用统统抽象掉了，其结果就是概念自认为仅仅通过自身就已经认识了经验现实，进而将纯粹的逻辑进程混淆为现实的生成活动。谢林说“黑格尔并没有以真正切实的逻辑学为基础……然而尽管它始终只能存在于构想中，却被赋予一种客观的，甚至进程的意义。”⑦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哲学体系开端的逻辑学范畴也就是“存在”，并不切实；或者说体系的开端之外还有一个先在的、切实的开端，那就是概念之外的经验现实，“谢林要批判和追问的就是……‘开端之开端’”⑧。不去追问“开端之开端”，概念就是一种先天就已经完成的存在，它无法追问自身何以已然存在并运动着。

与晚期谢林相似，马克思说“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⑨黑格尔把观念视为独立活动的主体，不仅自我展开，而且还创造自然界与伦理生活，从而混淆了实在自身的运动与概念的自我展开进程。相反，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⑩马克思把晚期谢林“方法的唯物主义”进展到“本体的唯物主义”。晚期谢林强调理性、概念之外的现实，但他认为最高的现实是超质料的精神，“精神是先行于一切可能性的现实性”⑪。相反，马克思则将先于观念的现实视为物质性的，观念不过是物质现实在人脑中的再现。这是马克思借助晚期谢林式的“外在性”同时又超越晚期谢林哲学而实现的哲学革命。

《资本论》中价值形态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就体现在对辩证叙述的外在性的强调上“资本的存在是在社会的经济形态形成上所经历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一点肯定地表明，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⑫没有概念之外的现实历史过程，就没有概念的自我展开，现代社会的经济范畴体系亦然。商品、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背后都有一个形成这些范畴的、由人的社会实践构成的历史进程。现实的历史过

---

① 【德】谢林《启示哲学》上卷，第 86 页。
② 【德】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 102 页。
③ 同上书，第 128 页。
④ 【德】谢林《近代哲学史》，第 152 页。
⑤ 【德】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 110—111 页。
⑥ Manfred Frank, *Auswege aus dem Deutschen Idealismus*, Suhrkamp Verlag, 2007, S. 292.
⑦ 【德】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 138 页。
⑧ 王丁：《谢林晚期哲学中的基督教概念（代译序）》，载【德】谢林《启示哲学》上卷，第 23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2 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2 页。
⑪ 【德】谢林《启示哲学》上卷，第 76 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31 卷第 398 页。

程外在于、先于价值形态辩证体系。

《资本论》的内容呈现为从商品、货币到资本，再到资本的各种形态；它们以辩证法的方式形成了内在联系，即它们作为价值的不同形态共同构成了总体或体系。这只是《资本论》的否定哲学。

一方面，我们不能将价值形态的辩证运动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相混淆。这种黑格尔式的混淆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拜物教。因为在价值形态的辩证叙述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不是进行着实践活动的人，而是似乎独立于人并且具有自己的生命或人格的价值或资本。人的实践活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排除在价值形态的辩证叙述之外，因此，在《资本论》的辩证叙述或否定哲学中，就只剩下价值诸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了。经济拜物教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价值形态辩证叙述的外在性的清除或遗忘。杜塞尔说："'外在性'是批判资本的'总体性'的实际条件。"①对价值形态辩证叙述的外在性的揭示，正是对经济拜物教的批判。用科西克的话来说，对外在性的强调是对"表面自主性"的"伪具体的总体性"的批判，是"为了达到具体而扬弃伪具体"的过程。② 清除和否定掉人的社会实践、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形态辩证叙述，是一种"伪具体"。在《资本论》中，真正的具体是外在于、先于价值形态辩证叙述的人的社会实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外在于价值形态辩证叙述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是推动价值形态辩证运动以及推动价值从商品、货币到资本，再到资本形态的辩证分化的真正动力。马克思说，研究先于叙述，只有对经验现实作充分、详细的研究之后，才能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③内在联系的辩证体系一旦清除或否定掉了它的现实起源，就一定表现为先于经验而存在的神秘结构。这种先天的结构是一种单纯的否定哲学，甚至是"自我膨胀"为肯定哲学的否定哲学。商品、货币与资本等具体事物的现实历史进程，不能混淆为价值形态辩证叙述中的逻辑进程。如在《资本论》辩证体系中，商人资本、生息资本和土地所有权在逻辑上是最后出现的（因为商业利润、利息、地租都是对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的瓜分），但在历史上却早于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存在了。可见，辩证叙述的总体性与外在性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完全相反的情况。

三、《资本论》中的总体性与外在性的关系

尽管晚期谢林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并成为19世纪中期以来反对理性体系、强调现实活动的诸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领头人，但他本人的哲学却没有脱离德国观念论的传统。瓦特尔·舒尔茨说："谢林的晚期哲学根本就不是19世纪那些'后'观念论者们意义上的'现实性哲学'。"④晚期谢林尽管强调外在性或肯定哲学，但他始终保留了总体性或否定哲学的重要位置，"我们必须克服不可预思之在，必须从它出发，以达至理念"⑤。通过"不可预思之在"去补充否定哲学，只是晚期谢林哲学意旨的一个方面。尽管这一方面影响巨大，但晚期谢林更大的意图却是克服"不可预思之在"、达到真正的理念。黑格尔的理念只是逻辑内部的理念，它只是理解了理念的本质，却把握不了理念的实情或实存。

谢林为什么要求克服"不可预思之在"？就从抽象本质推不出具体实存而言，实存是偶然的、盲目的。但就实存对于理性来讲是不可回避的、必须接受的现实而言，实存却具有外在必然性。谢林说，不可预思的存在者"其实只不过是纯粹现实的现实，它作为现实只不过是偶然的，只不过是个无法回避的东西"⑥。因此，外在性或实存自身是一种"偶然的必然之物"。"不可预思之在"是理性恰巧碰到的、事物的具体形态。思维倘若拘泥于实存，就会被事物的具体形态束缚。

---

① Enrique Dussel, *Towards an Unknown Marx: A Commentary on the Manuscripts of 1861 – 63*, p. 241.

② 参见【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刘玉贤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22页。

④ 【德】舒尔茨《德国观念论的终结——谢林晚期哲学研究》，第145页。

⑤ 【德】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第3页。

⑥ 同上书，第18页。

必须克服“不可预思之在”，将“偶然的必然之物”提升到本质或能在者之中。能在者是保持在潜能阶次中的存在，是无限敞开的可能性。因此，谢林说，能在者不是清除、否定一切具体实存的、空洞的普遍者，而是“最高的特殊者”，从能在者之中产生出一切具体的实情、实存，“能在者是那个不认识与它相同之物的可能性，是最卓异的可能性，即原初可能性”①。固守偶然遭遇到的具体实存，将特殊的实情视为必然如此的现实，就会使精神陷入决定论和宿命论，从而失去自由和行动的能力，“处在存在中的直接能在就不再是自由于存在、无—存在的本质了，而是仿佛被存在击中和俘获的东西”②。据其实存而必然实存的东西，是奴役人的外在必然性。而据其本性而实存的东西就是自由敞开的“能在者”。

同样地，尽管马克思特别强调“纯粹经验的方法”③，但他认为真正科学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马克思说“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④由于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的细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流通的当事人直接经验到的只是社会生产总过程中极其碎片化、片面化的一个点。固执于直接经验而不理解社会生产的总体性，也会产生经济拜物教的假象认识。如在货币资本循环公式 G—W…P…W′—G′中，资本在整个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当事人经验到的对象物总是货币、商品、生产资料，他们被局限在直接经验到的、狭隘的生产或流通的某个领域。因此，当事人往往将资本流通与货币—商品交换相混淆，将资本生产与一般生产相混淆，因此，只能将价值增殖视为货币资本在循环过程中自行产生的结果。似乎货币(G)是一种具有自己生命(繁殖能力)的自然物。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拜物教。

但只有在货币资本循环的总运动中才能发现，在整个循环过程中起着货币、商品、生产资料作用的东西其实是资本。因为从总体上看，相比前一个流通过程(G—W)，后一个流通过程(W′—G′)中价值增殖了。马克思说“如果我们实际地考察各单个资本的循环的联系即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各个部分运动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就不能用货币和商品的单纯形式变换来说明了。”⑤不同的单个资本的循环过程交织成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在这个总体性或货币、商品、生产的内在联系中，人们才不会被资本拜物教蒙蔽。

从外在性的作用来看，在《资本论》中，作为外在性的、包括原始积累在内的全部社会历史，是总体性的价值形态辩证叙述之所以成立的现实前提。马克思说“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⑥同一个经济范畴，如商人资本、生息资本、土地所有权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或人的社会实践中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在历史进程上先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存在的商人资本、生息资本、土地所有权，是与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的增殖则不得不深植于产业资本的生产中。

可见，不管是在晚期谢林哲学还是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只有在总体性中才能克服单纯外在性所造成的假象性认识，才能使精神或科学研究者不受直接经验到的具体形态的局限。反过来说，只有对外在性的揭示，才能克服纯粹总体性对逻辑进程与现实进程的混淆。总体性与外在性，或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之间相辅相成、相互成全，才是晚期谢林与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旨归。

总而言之，晚期谢林与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都在努力建构一种现实的科学。谢林认为，黑格尔细致而完备的否定哲学只是“朝向事情自身的预备”，却没有真正到达事情自身，“还没有任何哲学成为现实的科学”⑦。总体性或内在联系只是可能的科学，只有在总体性得到外在性的确证和补充时，哲学才能成为现实的科学。马克思也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⑧不借助经验现实就能自我展开的概念是神秘的东西。因此，必须倒过来，把经验现实理解为概念自我展开的外

① 德 谢林《启示哲学》上卷，第 78 页。
② 同上书，第 3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1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第 5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第 117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47 页。
⑦ 德 谢林《启示哲学》上卷，第 4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2 页。

在动力，理解为实现内在趋向的现实条件。

晚期谢林追求的“最终的体系”是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首先是“自在存在着的精神”，即否定哲学中的精神，一种内在翻转的主体。其次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精神”，它是肯定哲学中的精神，向外翻转的客体。最后是终结主体与客体分裂状态的完满性合一，谢林把这种完满的精神称为“自依存在”，它是总体性与外在性的统一状态：尽管出离自身但仍有内在根据，尽管葆有本质但仍能走出自己，因此，是作为主体—客体统一的绝对精神。

一方面，尽管完满的精神体现为三重形态的统一，但真正的现实并不受制于这三种形态，“绝对自由的精神不可能系缚在这些样态上”①。现实是复杂多变的，不能像黑格尔那样用逻辑上先行设定的辩证过程，即“正—反—合”或“普遍—特殊—个别”去框限现实、理解现实。否则，这个得到理解的“现实”就只是现实的概念，而非现实本身。同样地，马克思反对蒲鲁东在经济学中套用黑格尔辩证法公式。通过对现实的详细研究而将其本质辩证地叙述出来，与将现成的辩证法公式套用在现实诸要素中是两码事。

另一方面，这种正—反—合的过程并非像黑格尔式辩证法那样是同一个主体即精神依次经历的三个阶段。否则，它们只是精神内在翻转的三个形态，进而它们之间只是一种内在联系；只有总体性而无外在性。那样的话，精神的出离就只是一个概念过程；就像黑格尔从逻辑理念中外放出自然界一般。总体性与外在性同时证立、互为前提，并形成“真正的生命性的全体”。如此，精神才会有作为“将在者”的自由，即“能在自己之外实存、能在自己之外呈现的自己、能在自己之外设定一个存在的自由”②。也就是说，真正的现实要打破概念体系的封闭性，保持开放性；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体系才是有生命的，才能深入生命。

同样地，马克思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价值形态辩证法的方式叙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但其目的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封闭的、完满的体系，就像一个结构稳固、唯有通过外力才能摧毁的“结晶体”。“有机体”是有内在发展动力的东西，因此，是开放的体系。与黑格尔的体系不同，作为内在联系的价值形态辩证叙述，是一个走向自我否定、自我崩溃的总体性。价值形态辩证法的终局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生产的动力不足，资本体系走向自我瓦解。价值形态辩证法中存在着内在的自我否定的趋向。借助于作为社会历史的外在性，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自我变化并且向历史开放的体系，并且与总体性中走向自我否定的内在趋向相互确证。

尽管商品是《资本论》辩证叙述体系的开端，但原始积累才是它“开端之开端”；“平均利润率下降”是价值形态辩证体系的逻辑终点，但以无产阶级革命炸毁资本主义制度外壳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终点。无论是总体性还是外在性，《资本论》辩证法始终是革命的、开放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④。内在性揭示的是某个特定的社会总体性必然走向自我否定的内在趋向，外在性是推动这种自我否定的内在趋向趋于现实的经验条件。

总而言之，新辩证法学派对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之间“结构内容的同构性”的阐释，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对《资本论》辩证法的唯心主义误解。因为它强行要求社会历史现实符合现有的辩证逻辑规律。新辩证法学派片面强调《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最终忽视了其现实历史的维度。因此，需要以晚期谢林批判黑格尔的方式批判新辩证法学派对《资本论》辩证法的阐释。晚期谢林对肯定哲学与否定哲学关系的分析，对于理解马克思《资本论》辩证法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社会总体性不是经济范畴的空转，概念不会自行展开自身，异化与复归的辩证运动的动力在外部现实和经验历史之中。

（冯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甲秀）

① 德 谢林《启示哲学》上卷，第90页。
② 同上书，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1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